

明末清初小说

鹿鼎记

春风

2.4

社



麟儿报

校点者：卜维义

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

(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)

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

锦州印刷厂印刷

字数：94,400 开本：787×1092 $\frac{1}{2}$ 印张57/8

1983年9月第1版 1983年9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34,000

责任编辑：林辰

责任校对：马玉德

封面设计：马寄萍

统一书号：10158·720 定价：0.86元

本书出版说明

《麟儿报》全称《新编绣像簇新小说麟儿报》，不署撰者，半叶八行，行二十字，白口，无格，单边，图像八叶，首“康熙壬子天花藏主人题于素政堂”之序。刻写精美。

据天花藏主人之序，及书述“话说前朝”的故事；且书中多次提到清代官职，可知此书盖著于顺治或康熙年间。所演亦系当时流行之“娱目醒心”、“劝善戒恶”故事。因系孤本，校点时除改正了一些通假字及明显之外误，如“赚”误为“撰”“溺爱”误为“匿爱”……之类外，尽量保存原貌。亦不以晚出之《葛仙翁全传》对校。

《明末清初小说选刊》校点凡例

一、以大连图书馆收藏的孤本、善本明末清初小说为基础，兼采其他图书馆所收藏之孤本、善本明末清初小说，选取国内尚未出版过的或虽曾出版但版本不同者，补其刊遗，有计划、有选择地校点出版。出版这套丛书之目的，在于填补明末清初小说出版工作的空白，也为了保存那些岌岌可危的孤本、善本小说。

所谓明末清初，其断限实指从《金瓶梅》到《红楼梦》期间（难以确断其创作年代者，亦可略前略后）。

二、出版这套丛书时，原计划“选择一些内容健康的或者有益无害的供应读者阅读”。因此，第一辑十种所附之“《明末清初小说选刊》例言”中说：“这套丛书，分校点本、整理本、删节本三种”。后因统一规划，只出版校点本供学术研究和保存，一律不出版整理本和删节本（第一辑十种后亦同此）。

三、校点工作范围是：分段、断句、补脱、改讹、删衍；并将繁体字改为简化字，异体字改为常用字。

四、（1）按情节分段，诗词另行，对话不每句另行；（2）使用现代标点断句时，取简化形式。不用地

名、人名专用符号及删节号和破折号；书名号用《 》；

（3）尽量少用感叹号和分号；非问答之一般疑问句尽量不用问号；（4）常见之并列词不用隔点，如“唐宋元明清”、“日月星辰”、“君臣父子”、“唐宗宋祖”之类。

五、校点孤本、善本力求保存原貌。（1）目次与回目不统一者，不作统一处理；（2）有些字，无需改动，如：“他”字用于女性或事物时不改为“她”字、“它”字；联结形容词和动词之“的”字不改为“地”字；语助词的“罢”字、“么”字不改为“吧”字、“吗”字；疑问句之“甚么”的“甚”字不改为“什”字；“那里”的“那”字不改为“哪”字；“分付”不改为“吩咐”……等等。（3）凡补入明显可辨之脱漏字，均用〔 〕标明；宜改之明显错别字，迳改；（4）必要的删节，在〔 〕中注明字数；（5）原书缺字、缺页在（ ）中注明字数；（6）明显之衍字、衍文，迳改不另注明；（7）难以辨识的字、句（五字以内者）以一□代一字；（8）怀疑原书之错讹，如无确切依据，宁存疑而不轻易改动；（9）私讳迳改，凡可佐证刊刻年代之讳字不改（缺笔亦同）。

六、对校时，（1）凡底本有而他本无者，不必校出，不写入校注（必要时校点者可附以另文）；（2）凡底本无而他本有之异文，补入后应作校注；（3）依他本补、改处，按全书校记统一编号，分别附于书后“校记”

中；迳改者只用〔 〕标明，不写入校记。

七、（1）原书中之评、眉批、旁批、夹注一般皆删，其有价值者可附录于书后；（2）词牌曲牌名前之“右调”，横排时不改；（3）原书序、叙、跋仍按原次序排列；（4）原书回目前的署题皆删，另作说明。

八、将繁体字改为简化字只是由于印刷厂无繁体字而不得不改。因此，改用简化字时应注意是否发生歧意，如：後一后、餘一余、徵一征、於一于……等等，可能发生歧意时则不改。

九、这套丛书一律不写序言，如校点者认为需要，可本着文责自负原则附以“校后记”，也可附以有关资料。

十、这套丛书每十种为一辑。

麟 儿 报 序

人之涉世，欲取功名富贵，莫不贵乎能文，然而刘蕡不第；莫不贵乎善武，然而李广难封。此中得失似别有主之者。惟其有主，故营求百出，攘夺万端。无论搏沙捕影，徒劳智计，即侥倖于始，亦必沦丧于终，安能获悠久自然之享。若然，则富贵功名，究将谁属？吾见香山发还带之裴，竺桥付渡蚁之宋，埋枯骨开八百之基，哀王孙获千金之报，此俱不过一念之仁耳。而善念动天，早已锡福于无穷矣。请论之，廉老一穷夫妇也，推其愿，衣食饱暖足矣。幸生豚犬，免为独夫足矣，何暇作白屋公卿之想？即勸之曰为善降祥，亦不敢以一蔬一饭之小惠，而妄思其厚报。孰知德不在大小，贵乎真诚。真诚，则己饱而念人之饥，己暖而念人之寒。不待来求，而先为之心动。纵使无力，亦为之不倦。此其心何心？天高地厚之心也；此其量何量？民包物与之量也。有此心量，虽对之圣贤而不惭，质之鬼神而无愧。即闾然一室，而理之所在，必感必通。何况恰恰逢仙，安有不明承其指点，暗示其机关，以广上天锡善之旨，而不忍令为善付之空言也。故沟渠老蚌，一旦生明月之珠；破枥小驹，千里逞渥洼之骏。至于幸尚书之巨

眼，迥异尘僚；幸小姐之幽贞，超迈闺秀。忽被斧柯作恶，遭逆命不得已妆男私奔，迫穷途没奈何就女成婚。其中隐藏慧识，巧弄姻缘。按之人事，无因无依，惊以为奇；揆之天理，皆从风雪中来，信其不爽。嗟嗟，天心甚巧，功名富贵不能加于无文无武之廉老，乃荣其子以荣其父母。所以谓之麟儿报也。处世者，必乐览于兹编。

时康熙壬子孟秋月天花藏主人题于素政堂

目 录

第 一 回	廉老儿念风雪冷济饥人 葛神仙乘天灾巧指吉地	1
第 二 回	阴功获报老蚌生珠 明眼识人野蕪倚玉	13
第 三 回	六岁儿嬉戏动春卿 八座官丝萝攀野老	25
第 四 回	小书生移眉眼戏老师 蠢丈母变心肠逐娇婿	37
第 五 回	世情母劝娇儿改节 贞心女励良婿读书	49
第 六 回	美遇毛延敛娥眉而着鬼 骥逢伯乐展骏足以惊人	61
第 七 回	幸小姐避金夫仓皇岐路 毛御史怜玉人接引同舟	72

-
- 第 八 回 报捷音行聘礼没兴一齐来
 惊失女悔更盟有祸成双至 82
- 第 九 回 小解元才高察出旧仙名
 俏媒婆事急充做新人嫁 93
- 第 十 回 宦家爷喜联才美借唱酬诗择偶
 穷途女怕露行藏设被窝计辞婚 105
- 第十一回 幸小姐借温存巧弄机关
 廉解元因漫骂暗遭哄骗 113
- 第十二回 冷眼惑衣冠不识旧时人
 热心得情弊立救当场祸 123
- 第十三回 幸小姐乔装假病
 廉状元钦赐完婚 133
- 第十四回 你为我奔我因你走同行不是伴
 他把谁呼谁将他唤事急且相随 143
- 第十五回 苦在心头没奈何庭前讲礼
 喜从天降有商量闺内调情 154
- 第十六回 奇男子被巧瞒误上小巫山
 美佳人分说破明结大花烛 164
-

第一回

廉老儿念风雪冷济饥人
葛神仙乘天灾巧指吉地

诗曰：

富贵功名命所遭，
命遭绝不爽分毫。
王侯纵贵时能遇，
饮啄虽微数莫逃。
石季不谋偏获利，
刘蕡苦读也徒劳。
试思造物凭何计，
惟有施仁积善高。

话说前朝，湖广孝感县城外鸿渐村地方，有一乡民，姓廉名野表号小村。其妻潘氏，早生一子，取名洁儿。夫妻三口，是磨豆腐为生，又兼卖些冷酒过日。这廉小村为人忠诚朴实，虽是一个穷汉，却专喜行些善事。见人饥饿，便肯留他来家吃饭；见人寒冷，便肯将旧衣旧裳与他穿着。故此远近之人，皆称他为廉善人。我且问你：“他一个做小生意之人，只好日趁日活，如何得能有余，行此善事？”谁知行善只论心不论人。这廉小村本心生来恻隐，每日做了生意，到晚来结帐，将这一日所赚的银钱，

扣定了一日食用盘缠，余下的他便尽着为施舍济人之用。正所谓“存心无大小，积德不嫌多。”又喜得妻子潘氏，也一心一意帮助丈夫，连他绩麻拈苧的银钱，俱凑着与廉小村作善事济人。如此行善，已非一日。忽一年深冬时候，一日彤云密布，朔风透体，早霏霏扬扬降下一场大雪。怎见得？但见：

柳絮漫漫，梨花片片。四下里朔风紧，乱煽鹅毛；半空中阴气浓，碎裁鹤翅。投林鸟东西飞，没处寻巢；行道人南北走，从何觅路？缕缕银丝，银丝结就玉楼台；纷纷玉屑，玉屑妆成银世界。团成阵，压损溪梅不放花；结作冰，冻痴檐雀无声叫。果然是：日月无光冷气侵，埋藏青绿盖红尘。

已掩大地冬收尽，不信乾坤还有春。

这一场大雪，只下得连宵达旦，将廉小村磨豆腐的水缸都冻成一块。此时路绝人稀，那个还想做甚么生意。廉小村夫妻、母子坐在门前，只将些楸柴煨做地炉烘火。正燃烘着，忽见一个人，破衣破帽，像花子一般，赤着双脚，在雪中走过。廉小村看见心中甚是不忍，连忙招手道：“走路的老兄，这样大雪，你在雪中行走，可不冻坏了。且请到我家歇息歇息，吃碗热茶，等雪缓些再走何如？”那人听见便回过头来，笑嘻嘻说道：“原来你老人家到有些善心，可敬，可敬，只得要领情了。”因走上阶头。廉小村见他肯来，不胜欢喜。因在炉中斟一杯热茶与他吃，道：“我看你身上单薄，可到里面来，火上烘烘，

也得些暖气。”那人道：“我是个穷人，又是个外人，怎好进来烘火。今感你好意，我只在此阶檐站立，等雪略住些就去，也就够了。”廉小村道：“人身俱是一样，有甚穷富，何分生疏。况且这等大雪，那个顶着锅灶走，你到那里去觅食。不如暂住在我家，粗茶淡饭，住一日。等天好了去也不迟。”便一手将这人扯了进门，到火边大家同烘。那人不胜欢喜。过不多时，潘氏就去洗锅抹灶，收拾饭来。廉小村竟与这人共桌同吃。吃完，到了夜间，就在外面一间，将些稻草与他做铺，和衣而睡。正是：

堆金积玉有时虚，
积德从来不负吾。
吐火葛翁来示引，
犁牛早已育麟驹。

你道这穷人是谁？原来是葛仙翁。他见瑞雪飞扬，变幻了道相，来踏这些玉屑琼瑶，以作道家游戏，不期遇着廉小村。见他有些善念，久种善根，因动了个救度他的念头。但以道眼观之，却见廉小村夫妇心虽好善，却非修真了道的骨格，又无超凡入圣的根基。因想道：“看他广种福田，只好为子孙功名计耳。”又看看洁儿，也只平常。因又想道：“他既种善根善缘，固自有在。但遇我一番，又怜寒推食有些善心，何不指他一条富贵荣华之路，以启后人精进向善之功。”算计定了，方才睡下。睡便睡下。因见他单墙薄壁，夫妇三人怕寒畏冷。他便在草铺中暗暗的将口张开，吐放出三昧火气。顷刻间，满屋中热气腾腾

的起来。廉小村三人一觉醒来，觉得暖气蒸人，微微汗出。廉小村因对妈妈说道：“我们盖了棉被，又盖上衣服，故此暖热。那人和衣睡在草铺上，不知怎么样冷哩。”妈妈道：“你也想得是，何不将我们盖的衣服揭了去，与那人盖盖也好。我们有棉被，料想也不冷了。”廉小村道：“这也说得是。”因爬起来穿上棉袄，卷了两件盖的衣服，走出外间，要与那人遮盖。不期走到外间，只觉外间的热气腾腾比房中的更暖，再走近铺前，早听见那人鼻息如雷，睡的甚热，知道他不甚冷，遂不打动他，仍抱了衣服进房，对妈妈说道：“原来天气变了，外间竟不冷。那人睡得浓浓的。我故不去打动他。”妈妈道：“天气变，明日定然天晴，好做生意。”二人说罢，依旧睡了。到了天明，葛仙翁恐怕露相，忙敛气息火。及廉小村起来，依旧寒气侵入，还是一天风雪，心下大惊。因忙到外间问那人道：“你昨夜可冷么？”那人笑道：“冷是冷，我却不知道。”廉小村又问道：“你可热么？”那人又笑道：“热是热，我也不知道。”廉小村道：“做个人，怎么冷热俱不知？”那人又笑说道：“我们是熬炼就的身躯，总不受阴阳相摩，寒暑剥复，故不知也。”廉小村听了不解其意，便去开门看天。早看见雪压天低，四下里俱变了银妆成粉铺就的世界。雪尚不止。廉小村忙将门关上，伺候饭煮熟，同着那人吃了。廉小村遂取了一个小布袋，又取了雨具，因对那人说道：“你在此坐坐，我到前面买了豆子便回。”说罢，就出门去了。那人见他去远，因对洁

儿说道：“我也要往前村，寻一个人说话，去了就来的。”也竟自去了。过不多一会，廉小村回家将豆子放下，抖去了身上的雪，却不见了那人。便问妈妈与洁儿道：“那个人那里去了？”洁儿道：“爹爹出门他也出门去了，说是就来的。”廉小村听了甚是不悦道：“真是你们妇人孩子家识见浅薄，一个穷人能吃得我家多少，这雪又不是整年下的。况且这般寒冷天气，这人身上衣服又少，如何放他出门。毕竟是你娘儿两个见我不在咽喉了几句，他住得不安稳，故此冒雪而行了。若是有人收留还好，倘若没人留他，他又忍气不肯回来，只怕冻死在荒郊，也是有的。”遂将妈妈并儿子埋怨不了。潘氏只得说道：“我母子在家，并不曾与他说话。他自己要去去的，又不曾赶他。他原说就来的，你不要错怪了人。”廉小村听了冷笑道：“一个人能鉴貌辨色，他又不是娃子家，难道看不出人的嘴脸。古语说得好，礼貌衰则客去。你们的嘴脸，想是有些难看。他见了自然坐不住，何必要赶。你只看他如今可来了。”过了一会，又说道：“恻隐之心，人皆有之。你也不想想，你若在雪中行走，冷也不冷？只怕你如今烘着火，还叫冷哩。”妈妈被老儿琐碎了一番，只得忍气吞声，不敢言语。正是：

真人绝不与人知，
去去来来任所之。
若有一诚能感动，
便教去了有来时。

到了次日，雪霁天晴。廉小村依旧做生意过日。不知不觉早已过了残年。到了正月初三，廉小村同着妈妈、洁儿正在堂中吃饭，忽听得门前有人叫道：“老善人在家吗？”洁儿连忙走出去一看，却就是去年不见的那个人。便满心欢喜，意似拾了一件宝贝的一般，连忙回身叫将进来道：“爹爹你旧年怪我不留的那个人，今日喜得又来了。如今在外面叫哩。”廉小村同妈妈听了，连忙放下碗箸，慌忙出来见他。那人见了，将手一拱，笑嘻嘻的说道：“老爹奶奶，新年纳福，不作揖了。”廉小村道：

“你旧年为何不别而行？到叫我记念不了。”潘氏也说道：“只因你去后，我被这老儿日日埋怨，说我不留你打发你走的。”那人笑道：“老爹也不要错怪，奶奶也不要着恼。当日我去时原打帐就来，不期有事耽阁，直至今日方来见你。”廉小村喜之不胜，就留他吃饭。那人也不推辞，竟坐下就吃。吃完忽抬头见后屋点着香烛，因问道：

“里面是供养着甚么菩萨？”廉小村道：“不是菩萨，是先母的灵柩。因是新年节下，方才拜过，香烛还不曾点完。”那人道：“我看你年将五十，为何不使先人安葬，尚然露柩停棺。况且入土为安，为子的焉可不念？”廉小村道：“非是不念。只因家贫无力，一时又寻不着块地土，故至今尚不能如愿。”那人道：“你既要葬，我到有一块好地，指与你葬了母亲吧。”廉小村忙问道：“你的地在那里？要价多少？容我慢慢设法。”那人笑道：“我一个穷人，如何得有寸土。这块地乃是一个乡宦人家

的。”廉小村笑道：“你来耍我了。我一个做小生意的人，如何有这力量，要得大人家的地土做坟？只好做梦罢了。”那人笑道：“我不要你。这块地虽然他家不肯卖，却有一段机缘，包管你唾手而得，只当承你与我相处一场，作个谢礼。”因说道：“这地在云梦县葛藤山中，寅山辛向。我曾访过这块地，是你东村毛推官家的。他家不出十日之内就有祸事。你到那时备几个盒儿送他，后来你讨他这块地，他自然肯送的。你得了地，那时我自来指点你葬就是了。”廉小村听了，口中虽然答应道：“多承你好情。”心内好生不然。还打帐再细细问他。那人说完早立起身来要走。廉小村再三留他过夜，那人不肯，竟自徜徉而去。潘氏因对廉小村说道：“这人今日为何说这些谎话？现今毛乡官家好端端的，怎知他家有祸？就是有此事，我们一个小人家，也不好送盒与他。况他又不是甚么神仙，如何晓得。只好当做笑话罢了。”廉小村道：“他方才说毛家十日内有祸，且过十数日，看他应验不应验。”于是大家不题。遂不知不觉已过了八日，又是十三上灯时节，家家点灯，庆赏元宵。

却说这毛推官，名羽、字用吉。少年及第，曾做过福建延平府推官。因他有些爱钱任性，又被仇口生衅，当道参劾了归家。他虽然归家，而家中的山场田地仓库连廩却有无数。只恨年近五十，房中姬妾虽多，并无生育，止得奶奶白氏生了一个女儿，尚未周岁。只因这日是上灯之夜，与奶奶及姬妾们饮酒，叫家人竞放花炮，不期一个火